**圆桌派第三季第9集 演员：演员是怎样一种生物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马家辉、蒋雯丽**

窦文涛；嘿马爷，这也是欢迎咱们心目中的女神，雯丽，蒋雯丽。

马家辉：马上上飞机飞过来北京。

窦文涛：你要那么说，那我跟她还有关系呢，她那个最早。

马家辉：你跟谁没关系。

窦文涛：她最早是这个蚌埠一个自来水厂的女工，我们家不是自来水厂，但是是水泵厂，很接近。

我跟你说，就包括我在内无数个人，实际咱就讲老实话，最早对这个雯丽的惊艳，甚至是给迷住了，我这一点不夸张。后来我还发现了，连这个小S都是跟我一样的，就是《霸王别姬》。

这第一次真的见到你那个感觉，我的天哪，就是《霸王别姬》的那个开头，她只有七分钟的这个戏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这个导演的这个细节，那个时候这个设置之这个精确。

但是我就记得这个雯丽那个时候这个眼睛飞彩流光的那么一弄，就是您说怎么着，而且家辉你不是写影评，我跟你讲这个女人沦落风尘的女子往那儿一跪，咔，她跪成一个S型，你看她也有点那么个劲儿，你知道吗？这一下，而且她那个时候那个眼神。

我甚至会觉得我说，哎呦，我说这个女人是个妖精，甚至我就会猜测，这生活里这没准是一个特能勾人的一个人呢，但是后来呢，再一看，塑造一个堆贤妻良母又出来了，她就可塑性非常强。你可以看一段雯丽的这个，雯丽的演艺史，你瞧这就是那一段。

观看《霸王别姬》片段，观看《牵手》、《中国式离婚》、《金婚》片段

窦文涛：你看她后来演妻子的，演媳妇了。

马未都：《金婚》是吧。

蒋雯丽：《金婚》。

窦文涛：雯丽，我挺想知道，你自己怎么评价你自己的演出表演风。

蒋雯丽：我没有风格，我来。

马家辉：这就是风格，现在贤妻良母风格出来了。

窦文涛：就是因为人家说，说她演了，后来演了那么多媳妇儿，演了那么多妻子，后来有人讲就是，说你演的那个就是中国女性婚恋史。

马未都：当你演了更多的角色以后呢，到她现在这年龄，她就变成一个所谓的老戏骨，她是凭经验可以演戏，完全可以这个剧本不用像过去，你过去那个剧本，最初演戏全部从头看到尾，都很清楚自个儿的状态。

蒋雯丽：不光是从头看到尾，从头划到尾。

窦文涛：什么叫划到尾呢？

蒋雯丽：就旁边，台词旁边都要标注。

马未都：你看。

蒋雯丽：都要标注，而且要写传记，就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《牵手》，我都写了人物小传。

马未都：你看到没有，她的成功一定不是偶然的。

窦文涛：人物小传我也能写，但我写了，我也不能代表我能演出来。

马未都：不，她深刻的在这个做笔记的过程中，她能够进入到这个人的状态中，演员不进入状态，你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
蒋雯丽：我写的这个小传，当时导演说让我们每人写个小传，我在想我写她，其实她的故事已经剧本都发生了，我都看到了，那我写什么呢？我就写她从她出生，就是剧本里没有的。

我觉得她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，因为这个戏里头她没有爸爸，我就臆想她的爸爸是怎么去世的，然后她是怎么照顾她的妈妈和妹妹，然后怎么遇到的这个。

因为戏一开始的时候，她已经有了孩子了，所以他们俩的前史，他们在大学怎么样遇到，然后都是我编的，看他打篮球，他就爱上了他什么，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心理把它铺垫好，就然后戏开始的时候，就已经到了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。

马家辉：而且很重要，就让我想起，我们可以期待一部好莱坞的大片，它英文叫《The Post》，反正它是讲那时候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那个很重要的案件，它发布一个关于美国越战的消息，政府不给它这样，一个很大的官司。

拍过好几次电影，这次拍，谁演呢，梅姨。

窦文涛：她的偶像。

蒋雯丽：梅姨是我大学到现在的偶像。

马家辉：然后还有汤姆·汉克斯，梅姨演什么呢的女老板，她说了什么呢？有点像蒋小姐刚说的那个写传记，她说呢，梅姨说，我做完种种的功课之后呢，不仅她是我，更是什么呢？我还变成她的代言人，辩护者。

因为我觉得历史原来对那个女老板不公平，不公道，所以我在演出的时候，我就不断透过我的演技替她还她一个公道，把她还原，不仅是还原还有加成，加出了她这个我想象中的女老板。

所以刚刚雯丽小姐说的那个，就让我想到梅姨，是你偶像是吧。

蒋雯丽：是我偶像，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她就得了那个，因为《克莱默夫妇》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女演员，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不仅是一个演员的偶像，而且是一个女性的。

窦文涛：你是等于对她这个生活中的为人处世。

蒋雯丽：对，我觉得她的人生态度，她的作为一个母亲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觉得都特别棒。

窦文涛：这我倒不太了解，她作为什么母亲、女人。

蒋雯丽：她有五个孩子。

窦文涛：五个孩子，我的天哪。

马未都：都是她生的吗。

蒋雯丽：都是她生的。

窦文涛：马爷想到什么了。

马未都：因为外国人经常领孩子，领的还挺多的。

蒋雯丽：而且她就是拍着片子，回到家还得给孩子去做饭，就是作为，就是对她来说。

马未都：很难。

蒋雯丽：做母亲是她觉得就是是她，好像我看过一些采访吧，她觉得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，而不并不是她演戏。

窦文涛：这你看就说明你骨子里要强，就是实际上你还是怎么说呢？特别喜欢那种，我把什么都弄得特别好，我的演戏也要演的好，但是我的生活，我的家庭，我的父母我都要照顾的好。

马家辉：那可是雯丽你要小心，她是你偶像，然后因为她也，访问她，问她你这么多年演这么成功，这么不同的角色，不同的女性，有彪悍的，有温柔的，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作为一个你一个梅姨，她说是啊，她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一睡醒就忘记了今天自己，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来面对这个世界。

一般来说，是说脱离不了角色，对她来说，她说一般是这样说，可是对我来说那么专业的演员，我不会再说什么，我脱离不了那个角色，而是说我演过的角色都是我。

那这么多人到最后压在我身上的时候，她说有好几年时间我醒来我掌握不了，我今天应该用什么情绪来面对这个世界。

窦文涛：那就等于是多重人格。

蒋雯丽：像这么伟大的女演员，她对每一个角色入戏这么深，因为我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把她的片子全部拿来一部一部这样看，然后真的不愧为一个变色龙这么一个称号，有些角色完全就都颠覆了她本人。

她说虽然都是她，但是比如说像那个什么，就是演二战那个犹太集中营的那个叫《苏菲的选择》吧，她自己瘦成那样，还带着那个波兰的口音，已经完全就看不出来是她了，那个片子她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。

我就在那时候，我觉得她怎么能变成这样，那我后来在演《立春》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电影是让我入戏最深的一个角色，那王彩玲那个角色。

窦文涛：也是摧残的最狠的一次。

蒋雯丽：因为那个摧残最狠，因为你不达到这种摧残，就像刚才这个老师说的一样，你不把自己弄到那个，就是比如说她把自己关在这个房子里头，我听说梅姨是每演一个戏，至少大概有一个月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然后就做功课的。

窦文涛：你还增肥30斤呢。

蒋雯丽：我那个，对，是增肥30斤，但是就是其实你不通过这些途径的话，其实你是很难走到这个角色的灵魂里头去，你可能演的就是一个剧表面的东西。

虽然斯坦尼斯拉斯基说，演员进入角色就像披上一件外衣一样，但是当你披上了这件外衣，你只是一个外衣，你怎么走进他的这个灵魂，是需要你这种对他的深刻的理解，人性的理解，同情，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觉得，外在的些辅助，像我当时演王彩玲，他们说你其实可以穿胖袄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。

我说那其实这30斤肉长在身上和穿一件胖袄，对你的心理，对你的状态，对你的眼神，我就走路都经常摔跤，因为我的平衡已经失去了，就是所以就是那种带给你的，而且我就那个状态到街上，然后看到人家怎么面对我，大家是怎么来面对我，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。

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做演员，这是它特别迷人的，也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就可以换一种活法，可以换一个人生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这是你当时，就是在自来水厂的时候，你考电影学院表演系。

蒋雯丽：连想都没想过，没敢想过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你考电影学院的时候，你想到这个了吗？你说我想过这个瘾。

蒋雯丽：没有没有，我那个时候想考电影学的时候，只不过是想知道，考演员是怎么考的？

窦文涛：是个好奇。

蒋雯丽：是一个好奇。

窦文涛：就是雯丽最有名的段子，考电影学院要演这个地震后人们的感受，别人都嚎啕大哭都那样，只有她是无语望苍天，一下折服了，但是我说这个东西还是像马爷讲的她有天分。

我有一次考，我原来考过一个电视台，他们那个电视台还是文艺节目的主持人，要我做小品，是吧？我也说是说在火车站等人。

蒋雯丽：送别，通常都是。

窦文涛：我当时也想咱们表演不能夸张，咱要含蓄，对吧？所以我是脸上也是什么表情都没有，然后走过去走过去，最后那个评委说你是不是想上厕所。

所以你就不是那个材料，但是雯丽我跟你说，你说这个我想起，这个演员过的是个什么瘾，有些你不能不从她的人生上去分析了，比方说您说演戏要天赋，但是我最近看了看这个丹尼尔·刘易斯，他这三拿奥斯卡影帝的这个演员。

蒋雯丽：对，他就是这样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要按照他的办法，那我倒觉得我也能演，就是因为。

蒋雯丽：他真是豁出去了。

窦文涛：因为你已经变成，就好比说，我要演一个墨西哥人，一个印第安人，好，我不是我自己打猎的食物我不吃，然后他演那个叫，有一个马丁斯科西斯拍的那个《纽约黑帮》，你知道就那个屠夫那个比尔，他演那个侵略性很强的人，他到现场人都害怕。

然后到现场呢，他就是剧组吃饭的时候，他惹火了所有的剧组，剧组吃饭的时候他就挑衅，就是在他眼里已经没有这个摄影机，也没有开拍不开拍。

蒋雯丽：完全进入。

窦文涛：整个生活里，他要求你们把我这样对待，以至于就说那个谁，演《泰坦尼克号》那个小帅哥叫什么来着？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事我是在电影杂志上看来的，就是说丹尼尔·刘易斯的鼻骨被他打折了。

就是因为太讨厌了这人，就是说他在这个剧组里，就给这个挑衅，就表演他那种侵略性，到最后他就是弄的那些场工，包括这个迪卡普里奥就说忍无可忍，说拍戏的时候就一拳把他鼻梁打折了，甚至这个人就是说他演的，但是比如说他演的一个，好像说脑瘫的一个历史上的这么一个。

蒋雯丽：《我的左脚》。

窦文涛：《我的左脚》，对，画家，那么他自己能够做到拿左脚画的画，跟这个画家画的画水平一样，都画的都一样，甚至连他的那个经纪人来看他，最后他把他经纪人气的就夺门而去了。

他就说你必须把我当成他，就这么弄几年拍一个戏，马爷你说即便不是天才，我觉得要是像这样疯魔的话。

蒋雯丽：不，我觉得他毕竟是天才，他是大天才，对，因为他相信。

马未都：对，你进不去。

蒋雯丽：你进不去。

马未都：你装疯魔，你自个儿大门口就乐了。

蒋雯丽：你这样一天你都受不了，你何况他就一年都在那儿。

窦文涛：我自个儿就真疯了。

蒋雯丽：对，就疯了。

马家辉：而且也要有一定的运气，你刚说的像张震，他不是演王家卫的《一代宗师》吗，为了演练武功学了几年武功，还拿了奖，结果出来是2分32秒，花了几年，我的天哪。

窦文涛：你说的对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其实我认为你也不好说，他做的全是有用功，你肯定有很多无用功，但是最后这丹尼尔·刘易斯，你知道他说句话，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，就说你就知道这种人活什么。

他说反正我也不亏，我每进入了一个角色，我就多赚了一个人的人生，后来我发现这是贪哪，就这种人他是某种贪婪，就是说你们都活一辈子是吧？

蒋雯丽：我活好几辈子。

窦文涛：我活多少人的一辈子，几年时间我就过他，你比如说甚至于到那个斯皮尔伯格拍那个《林肯》，过了半年收到一盒录音带，世界上林肯讲话没有录音，没有人知道林肯说话是什么声音，但是这个斯皮尔伯格一听，他就是他觉得林肯演讲的声音就是这个口音，什么美国三个州的口音加上这种嘶哑的这个声音，你说这演员真的就变得违反自己生理吗？声音。

蒋雯丽：他这个就是技巧，他就是这个平时的训练和他的努力。你像最近我看了一个《丘吉尔》叫那个《至暗时刻》，演丘吉尔那个男演员，其实之前我看过他的一些影片，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员。

但是这丘吉尔演的太棒了，你完全已经看不见他本人了，而且他的年纪还不像丘吉尔的这么大，他还把自己弄成很胖的，那个眼神，那个表情，就是我看介绍他，他到现场的时候，第一次跟大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说出来的语音就完全是丘吉尔的口音和丘吉尔的那个语气声调，所以全场的人对他就马上肃然起敬。

从那个时刻，从他进片场的第一刻，大家就没再把他当做他，而就把他当做了丘吉尔，演员就要自己有这个信念感，他把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在他的第一个进入现场的瞬间，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就是，然后他就会在这个环境里面特别从容和自如，就会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表达出那种超乎他想象中的丘吉尔。

马未都：刚才讲的这一大堆东西，它主要有一个，像美国电影文化中的一个巨大的背景，这种背景它是非常宽容的允许，这样的演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。

蒋雯丽：对。

马未都：让我们有的文化背景，很多人不容的，说你演员就是演员，你别跟我这儿不拍戏，你给我装疯卖傻，它一下子给打回去了，你知道吗。

窦文涛：那肯定的。

马未都：所以你举了那么多例子，那么多例子，那么多著名的世界级的这种演员，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看的激动，就是人家怎么能把一个事，生活中没有的事情，或者说谁没见过的事情演的如此的逼真。

其实生活中，有时候他的真实，有艺术上的真实是超越了生活本身的真实，你真把生活的真实搬上来，不一定有人看，它一定要高于这一块。那它的主要的是整体的这种文化环境，美国人的个性表达是非常充裕的，他可以充分的艺术表达，我们今天的，我是很少上片场的，我偶尔去一趟，我一看那乱哄哄的那个景象很难就进入，真的很难进入。

蒋雯丽：我非常同意马老师这个说法，对，我经常都觉得，就是因为长卫不是那个时候在美国拍戏，我曾经去片场去看过，他们在那个片场的环境，我觉得真是差别太大了。

就比如说我就是，我就给那个在中戏上课的时候，给学生们就举了那个西恩·潘。

窦文涛：西恩·潘，我喜欢。

蒋雯丽：那个长卫拍的一部电影，是他是主演，西恩·潘和凯文·史派西两个男主角，对，我就那天正好去看他们两个人的戏，有两个例子吧，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，就刚才所讲的所有的一切综合起来就是体验，他们的就是演员的这种认真和体验。

就是那天是我去的时候，是西恩·潘跟一个小女孩一起演戏，那个小女孩是演《钢琴课》的那个小女孩，就是奥斯卡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得奥斯卡奖的那个小孩，但是她那时候已经长大了一点儿，那天拍摄是他们单机拍，然后只拍那个女孩的戏，西恩·潘是对手戏。

但是内容是西恩·潘要从游泳池里头出来，就是他等于是像一个吸了那个毒了以后，然后自己就到游泳池里穿着一身西服，然后出来这个小女孩跟他对话，那个是冬天，这个马克·吐温说这个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旧金山的夏天，那冬天你想它多么的阴冷，在旧金山。

他就整个人从头到尾穿着湿衣服，但是他是站在摄影机的后面，给这个小孩对戏，没有他的镜头，他连头发都喷湿了。我当时看了我特别的感动，这么一个影帝，这么一个大演员，给一个小孩配戏，要百分之百的真实。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以前看过的介绍梅丽尔·斯特里普演那个《克莱默夫妇》的时候，她说她在摄影机后面给达斯汀·霍夫曼配戏的时候，她都哭得一塌糊涂，我在想她为什么配戏，她要哭的一塌糊涂呢？

马家辉：浪费精力。

蒋雯丽：浪费她的感情吗，对不对，但是我在现场看到他们给一个小孩儿配戏的时候，他都把自己穿上那个湿衣服，脸还啪啪啪啪啪，化妆师也给他喷湿了，然后他就站在后面他在给她配戏。

然后后来那个他不是吸毒吗，就给他弄的是全部是VC，然后弄成粉，VC弄成粉，然后每一个都是真的，他一拍一个镜头大概拍十遍，换一个角度再拍十遍，他每天大概就那个VC这样吸进去，都吸到鼻子里，就每天至少都得吸五十多条，七七八十条，这样吸进去。

马未都：敬业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能简单的用敬业来解释吗？

蒋雯丽：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丹尼尔·刘易斯，那个或者是等等等等，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就是您说的演戏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他嗨在其中。

蒋雯丽：没有人不这样做，你不这样做，你是对这个职业的亵渎。

马未都：因为它都形成这样一个氛围，任何人都觉得我必须要做到这个最高。

蒋雯丽：你能这么做，你是对这个职业的亵渎。

马未都：我不做的最高点，不是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，是对不起自己的，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就像美国的电影之所以在全世界，它是最高的地位。

窦文涛：工业级别，包括这种工业化生产的一些片子，就比如这种《钢铁侠》这一类的，就是人的表情退居二线的时候，那当然好的就是我们喜欢的这种文艺片，那么它整体的文化氛围是跟第二名是差很多。

早期不是这样，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，看欧洲片子，英国片子，法国片子喜欢，日本片子喜欢，都喜欢，俄国片子我还喜欢呢，前苏联的，突然就发现，好像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九十年代以后，美国电影就上去了，其他电影就下来了，就是再去看什么法国片，英国片，就提不起精神，说就好像有点看不看两可。

美国片除了强刺激的那一路子，就是什么赛车的，什么就是打斗的，这个还有科幻的等等。我其实最爱看的就是这种文艺片，因为我们从小都是那种受那种文学的教育，你觉得我一定要看的细腻。

美国片的重要的演员一定能给你这个细腻，这个细腻我想现在可能观众他不在意，因为我看那个烂片的时候，这个烂片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票房呢？就好像每个人都在凑和事儿吗？这不明摆着在凑活事吗，但为什么看呢，是因为现在今天的快餐文化，你吃快餐的人，你跟吃这种米其林三星的人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的。

我不是说快餐不能吃，我也经常吃快餐，我得先表表态，要不然准有人骂我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食品结构多元化。

窦文涛：但是它的要求是不一样。

马家辉：那马爷这个要求，除了是演员自我要求，还有一点重要，别人也不让你不自我要求，因为我那时候跟一个美国的那个他是编剧，也是写影评的，聊天谈到因为做一些评审活动，我谈到他对华语片的一个看法。

然后他讲一句话说，他说家辉，有时候我不断看华语片，想到一个问题，只有一个问号是说，为什么拍成某个镜头拍成这样，某个演技拍成这样，导演会收货，导演说ok 了，愿意了，不会要求你重拍呢？

因为假如说你自我要求不够高的时候，可能在好莱坞，那个导演不可以，他不断还是要你再来，再来，再来一百遍。

加起来：导演会说excellent ，perfect , fantastic， one more time.

窦文涛：是是是。

马家辉：那个美国编剧说，家辉为什么你们，就说他们会收货。

窦文涛：我现在觉得就是说，相当多一部分咱们这个行业的人，按说西方不是搞资本主义吗，是商业。我都觉得咱们这个里边相当我接触的，我就觉得他是商人，他是利，他是这个利字当头，而且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。

其实你看，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，就是前一阵儿的，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有的这种偶像明星，这种小鲜肉，好家伙只能给你六天，对吧？还几千万呢，那六天那能拍什么呢？那可不都是替身嘛，都是替身，现在还有什么文替武替，什么背影替声音替，台词都不用，对吧？

可是后来我就碰见一个，所谓小鲜肉的经纪人，你知道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，他说你来找我们拍，我们说我们没有档期，我们没有时间，然后你们就求爷爷告奶奶说，不管多少钱我们也要他，那么我们没有办法，就说我们只能给你六天，那只能给你六天，你要不要呢，他说他要。

蒋雯丽：从商业的角度。

窦文涛：对吧，那么他说那你很多时候，那当然了，当然开始我又听见那个，比如说有些老导演，我就觉得社会有些分工在改变，他比方说这个导演怎么可能见不着演员呢？他说但是现在的很多偶像明星来，他身边七八个人对吧，我要给他个剧本，我都要给他的经纪人再进到屋里去给他，说中间还有一传话的，就是说，然后那天他们。

马未都：导演牌不够大。

窦文涛：对，后来他们讲这个说，说你看说李安。好比说拍了一个《色戒》，跟梁朝伟什么的，据说是电影拍完了之后，梁朝伟拍了拍李安的肩膀，说你休息了，就是说你好好休息休息吧，说我只是不穿衣服，你比不穿衣服还投入。

你知道这就等于说，听说拍到这个最高潮部分，就说这个屋里都没别人，就他们这个演员和导演和必要的摄影，就这几个人，就这几个人完全都是进入一种，我觉得是一种迷狂的状态里，那你说这种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，它跟今天的这种偶像工业，它是不是不适合你们说的这种创作方式。

蒋雯丽：对。

窦文涛：是不是

马未都：它太不适合了。

蒋雯丽：它太不适合了，对。

马未都：这还用说吗。

蒋雯丽：它有两种。

马未都：它像你说那还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是外行人拿钱拍片，这个完全他没有要求他，第一他不懂，他不知道怎么要求你；第二，他就是，我看过一篇文章，就是说我花了两亿拍电影，然后卖了5000万票房，说你们老埋怨我，我怎么了，他就把我这整个这个痛苦的过程全给说出来，他就是一个外行。

就是外行有钱，拿了钱呢，因为现在愿意拿外行的钱，为什么，外行的钱要求低，你内行人要求会高，你比如有各种高要求，觉得你这儿不行，那不行，外行就不知道。

因为你糊弄他很容易，再加上这个产业又比较，相对来说就比较乱乎，各种人都会见到，我们过去你说中国那导演掰着手指头就算完了，现在谁都是导演。

马家辉：马爷那个你说外行的钱，那倒像好莱坞很多都是外行的钱。

马未都：不，它的团队专业，咱这连团队都不专业。

马家辉：日本卖电视的你好比去投资，丢钱进去拍，所以就对了，那为什么他团队有专业呢？整个社会的分工了，有工会，有演员工会，对不对？演员工会还可以罢工，保障演员，一方面保障演员的利益，另外一方面也来控制演员，你有什么，出了什么乱子，演的不好什么，不会容许你拍什么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比如说，现在不是有人说，说前些年大家觉得都不讲演技了，好像你说的这种快餐，你注意到最近也挺有意思，就是年末年初，可能是有些这种综艺节目，像《演员的诞生》什么什么的，戏精又成了个流行词，好像恍惚之间感觉现在全民都又提演技了，大家都挺爱聊演技的。

马家辉：《演员的诞生》我有发言权，反正我前阵子在一个活动跟章子怡，她是《演员的诞生》的评委，然后是公开场合，然后他们就要章子怡老师点评一下我的演技，因为我演过戏。

窦文涛：你也参加了。

马家辉：我没有参加《演员的诞生》。

蒋雯丽：差不多的。

马家辉；那要她，另外一种活动， 然后我演过《黄金时代》，许鞍华，我经常跟朋友说。

蒋雯丽：你是演的哪个角色？

马家辉：汉奸。

蒋雯丽：汉奸。

马家辉：选对了，可是全部被剪，一秒不剩。

蒋雯丽：我的脑子里面立刻在想是哪个角色。

马家辉：一秒不剩，气死我了，因为简单，许鞍华说家辉，我说为什么全剪，她很会讲话，她说家辉，我研究过了，世界上好像，历史上面没有讲那么英俊的汉奸，不像汉奸，我说你会讲话，她不会说我演技不好。

窦文涛：讲章子怡。

马家辉：反正我就，那个他们要求我叫章子怡老师，演一个汉奸的笑容，然后叫章子怡点评一下我的演技，演完之后章子怡就一句话，简单了，她说假如有这样的演的真像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汉奸，日本鬼子才会被打败。

完全演的不像演也没什么，然后证明我真的是我跟马爷一样，没有这个演戏这方面的天分，可是我跟你可能不一样，你任命我不服气，我不管碰到谁，当导演的朋友，给我演个角色吧陈可辛，那个谁李安给我演个角色吧，所以他们都怕了我。

窦文涛：就是我也是就是说，演戏从来没有成功过，对吧？但是我好像虽然没有成功，就是但是呢，我至少让我的好处，我也就体验到有一个坎在我的前方，甚至说我心里能猜到，就是过去，就是只要一过去就是自由亡国，但是我就过不去。我也深深知道，我这块儿料是绝对过不去。

马未都：太可怕。

窦文涛：可是我已经看见那个门坎，你知道。

蒋雯丽；你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然后你现在已经到了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其实就是说你能舍出去，我们对自己的执着太强了，对我的这个执着太强了，我能意识到只要我舍出去，你看我甚至我不是贬演员，相反我认为演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我生活里接触的，相当一部分演员要照我感觉他们头脑比较简单。

蒋雯丽：就比如说我吧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就在想，你头脑很复杂的人不一定管用，你比如说我有时候，那天跟他们聊天我就讲，我就说这个张国荣，你那个看那个演《霸王别姬》，不是也有那个传说，就张国荣演那个戒那个鸦片瘾的时候，就说完了之后他停不下来，说陈凯歌就抱着他说，好了好了没事了，就有点停不下来。

我后来就多少次的想起，他那个自杀，他从楼上跳下来，我就有时候看张国荣的那种不羁的那个眼神，我就觉得他是那种能把自己给舍出去，就是一下子投入另外一个空间，就一下子把自己，你能不能就把自己投入进去。

所以这就是说有人讲过一句话，就说我们演员就是说把自己打碎了，你真心的塑造任何一个角色，都要经历一个打碎了你自己，重塑一个你的过程，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好的演员是能放得下自己的人，对吧。

你像我们就很难放下自我，你心里有个我，你就永远不能相信，这你能介绍介绍吗？怎么就跨这个坎。

蒋雯丽：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小俊还聊过，小俊说我觉得你们当演员很幸福，你们有那个叫解放天性这一课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蒋雯丽：他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，都应该学一学怎么样去解放天性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蒋雯丽：其实每个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打不碎的，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尊严，一个壳一个什么，我觉得这个过程实际上从进入这个行业，进入电影学院开始，就是在我一开始都不好意思做任何的这个。

比如说老师说，你现在去演一猪，解放天性的时候，就是要模拟动物，你要演一个狗，你要模拟蛇，你去模仿，还去动物园去观察，去观察动物的形态。

窦文涛：然后全班同学就满地乱爬。

蒋雯丽：对啊，就是满地乱爬。

窦文涛：这个课挺有意思的。

蒋雯丽：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让你解放天性，让你去模仿动物以后，让你就不要感觉到羞耻，就你在别人面前觉得我是这样子，我是蒋雯丽我是什么的，你就是这样子，你是演员，你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放下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慢慢地，就是一点一点的。

我记得我还有一个角色，曾经在大学期间演的一个角色，是我第一次演一个很泼辣的角色，然后我要骂人，我要那个很，好像是在陕北，结果我就运足了勇气拿一个扫把进来，导演让我进来之前，怎么骂，怎么打，最后冲出去了就，到那个拍摄的时候，然后就根据这个台词就豁出去了。

但是就是类似我觉得这种一点点的这种体验，慢慢就把自己的面子和那些东西给去掉了。

窦文涛：这就是我们俗称豁的出去。

蒋雯丽：豁出去。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过去，原来这个厂里分房子，老不给这家人分房子，这家人这个老婆那就到厂长家里就坐地泡，她能就豁出。你觉得演员他要是有了这样一种能力，这玩意儿用在生活上也挺管用，你就是说我需要豁得出去的时候，我啪我就能豁得出去。

蒋雯丽：其实演戏我觉得有时候，跟生活中还有是一定的区别，比如说我觉得很多演员在生活中是很羞涩的。

窦文涛：对了，这就是真是，因为我为什么我就问你这个呢，我觉得这对你过这个坎儿=应该尤其难。

蒋雯丽：对。

窦文涛：因为你是那种受父母那种家教，她就是那种说话老是要说的特别温良恭俭让，特别亲切。就是所以我就说那种，咱就说不要脸了，或者就怎么就能解放过来。

马未都：你这个说的这个有个问题，就是说我豁得出去，我不要脸了，这种人我见多了。

他当不了演员，他还有一个控制，你知道过去坐地炮，就你说的在单位胡闹的人，这些都有表演天赋，为什么？他闹的时候，他已经加上了很多表演的东西，在地上打滚，干什么，过去农村不管红白喜事，他总是雇来这一帮子人，但他你还有个正经的事儿要做，是表演，这个你不能忘了这一点，豁的出去。

当然这个是有专业课的，你要让我我豁不出去，但是不是豁出去你就是个演员。

蒋雯丽：对，它只是一部分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，千万不能传达一个信息，就是说你当演员，只要你豁得出去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现在这个，所以说概念要分辨清楚，现在挺流行说一个词叫戏精。戏精是一种人格，包括你比如说办公室里，大家也老说这个谁谁谁是戏精，的确今天这个人，这个范儿，在生活里就各有各的范儿。

你看比如说有些孩子，他是受了综艺节目的影响，他喜欢在生活里也是搞怪，他有表演欲，对吧？你看他喜欢跟人说话，他就喜欢一些这种戏精的性格，对吧？

马家辉：自从媒体年代，这种已经渗透到所有的部分了，当然很多不同的节目都看了，真的都演戏，我偶尔看到网络视频什么找三岁四岁的小孩，什么东北小孩的，你觉得他那个叫天真可爱吗？不是，完全叫演戏，所以这个根本就媒体年代就是个全民演戏的年代。

窦文涛：还有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港台剧流行的时候，那么多女中学生，河北女中学生讲话都是台湾腔的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表演的欲望，表演的。

蒋雯丽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表演的欲望，就像孩子，我觉得其实演戏有时候我感觉就是像过家家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说法挺有意思。

蒋雯丽：就是像过家家，你刚才讲的那个有一个坎，你好像感觉到那个坎在那儿，你过不去，我还没有想到，你只是讲到的是一个天性解放的问题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坎，其实过去和不过去我觉得是其实是一种，就是你怎么样回到一个你刚才讲的自由王国，就是那个自由王国，实际上就是孩子的那种自由王国。

就是你看小孩，我最深的体会就是我拍《牵手》的时候，刚才放的那个，那个小丁丁当时只有四岁，然后我有一天看他演戏我都傻了，我在现场，我当时我就说这是我的老师，那个小孩儿他没有任何的表演经历，他没有学过。

然后他在那儿演的，我们全场就不光是我了，就是全摄制组的人，大家都这样，都屏住呼吸的在看他演，就是人精的一个，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老师。

窦文涛：那为什么呢？你觉得。

蒋雯丽：他的天性没有受到阻碍，没有受到抑制，他是一个就是本身他也是有这个天赋的，这个孩子他有灵性的，但是而且尤其是孩子，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当时导演为什么选他，就是说这个房间里头一堆小孩儿，说这个房间里头有一只小老鼠，看谁能把它给找出来。

然后其他小孩就找一找，骗我们的，没有没有就玩去了，只有他在认真的一直在找，一直在找，后来我在导我的电影的时候，我在找演员，我也用这个办法。

我就给这些小孩儿说，我说我有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说这个房间里有一只小老鼠，谁能把它找出来，然后我就看哪个小孩，我就观察，我看哪个小孩有这种信任感，就是你刚才说的，能不能当得了演员，就是很多的人其实是看两分钟没有，你在骗我呢，大概就出来了。

窦文涛：本来孩子是信任的，是信任一切的。

蒋雯丽：对，信任一切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后天的很多东西会让我们去怀疑一切，所以你如何去保持那个孩子的。

马未都：你不要后悔，你回不去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的女神今天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一直觉得我本来是个好演员，真的，你说的这个我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的童年，我的天性我的表演天性就是被抑制了。

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现在想起来是很有表演欲的，这个表演欲能强到什么地方，我没给你讲过雯丽，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八个样板戏。

夏天的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工厂的大院里，我后台就是我们家厨房，我妈妈那厨房，那个钢种锅，我们那个钢种锅就是我的帽子，我就是快晚饭前全院的人搬着小板凳。

蒋雯丽：看你演戏。

窦文涛：就我自己披着个床单，就是杨子荣，我就一个人，穿林海，然后完了之后大家给我鼓掌，蹬蹬我跑回去，又弄了一身什么阿庆嫂，又出来，我一演演两个钟头，这种表演那我本来是有的，但是后来肯定是到了一个年龄，就会觉得这是害羞了，丢人了，不相信了，这就是不相信了，最后变成了个所谓社会化的。

马未都：文化扼杀你很多，就是你只要学的越多，就是障碍越多，顾虑也越多。

蒋雯丽：所知障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马家辉：你那个很有水平，还唱什么样板戏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，不光是样板戏，我那个时候能换着，我还演过“四人帮”，那个时候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叫柳条穿王八，我演姚文元，一个柳条，这个剧本都是我写的，给我们水泵厂的职工在礼堂里那个表演。

马家辉：了不起，我只跟我只跟我邻居妹妹演过，我演医生，你当护士，你当病人检查一下。

窦文涛：我都不怕给你暴露，我当年也是一个为了演戏付出一切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年我编的那个粉碎四人帮，柳条穿王八，一个柳条穿起来，腰上不都系上了吗？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知道，以后上台前要先上厕所，小孩儿憋着一泡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戏演完了，我系了个死扣，急，解不下来，就都为了演姚文元尿裤子了。

那时候那么爱演戏的我，你看到现在完全不行，我就试过几次，我就发现，就永远也不能相信了。

马未都：他这个跟一个生理现象很接近，就是孩子在母体里他是如果直接生在水里，我看水里接生，直接在水里就游了，他天生就会。

蒋雯丽：对，是。

马未都：但是现在有一种理论，就是说孩子在六个月之内，教游泳是一个简单不过的一个事情，搁水里，只要你敢搁他就一定会游。

蒋雯丽：你才不要这么说呢，我干过这样的事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？

马未都：我是看到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接生。

蒋雯丽：我就听说六个月之内就可以放到水里，他就会游，我就把我儿子带到了游泳池，然后我就想着他会游，我就松手了，他一开始还在那玩的很开心了，在那儿打水，结果我就松手了，就看着他沉下去了，我就想着不行不行，我赶紧把他捞进来了，结果他从那儿就害怕水。

窦文涛：不是。

蒋雯丽：留下阴影了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六个月本能已经被染污了，人家说是直接你在游泳池里生，在水里生。

马未都：就是当你这个功能丢失，比如你两三岁了，你再去学的时候，那有人有天赋的，学游泳我见过有天赋的，你去到国家游泳的人，那个教练说这人水性不好，立刻淘汰，你会游也没有用，你说我姿势多标准，他都说你水性不好。

什么叫水性？就是那个天赋，有的人进水就是鱼，有人进水是游泳，像我们这游泳浪花那么大的，一看就不行，你知道吗？

所以当你把本能丢失的时候，你知道本能，就是说孩子的天赋，那种本能的东西丢失以后捡回来非常的困难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捡回来，我认为100个人有99个捡不回来，就你这种就属于捡不回来了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捡不回来了，就所以说好像毕加索不是有句话，说我画了一辈子，无非就是希望画的像孩子一样。

马未都：对，你成大人，你画不了孩子那个味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本能怎么就没丢？或者说你是怎么捡回来的呢？

蒋雯丽：没有，我在寻找。

马未都；你有天赋。

蒋雯丽：我在寻找。

马未都：你想想，他们那个年月考入这个电影学院的过程非常复杂，而且没有很好的这种早期培训。

蒋雯丽：没有，完全没有。

马未都：完全没有。

蒋雯丽：我的培训老师是我姐姐。

马未都：你看现在你要考入这个电影学院，戏曲学院，你恨不得从小学开始，就什么基本上唱歌、跳舞各种辅导，最后你未必能过这关，而且你还就不要认为这社会不公平，那老师都贼着呢，一看就知道你成不成。

你唱歌了，你刚唱一嗓子，用不着你把歌给我吼完，他就知道你有没有戏，起码先知道你这个人能不能可塑，演员一定是这样，你别看一个人进来，那弄的就是脸皮厚的要死，那也未必成对不对。

他当导演的时候，你挑演员，你怎么能认定这人行，那人不行，你自己是知道的。

马家辉：而且很公道。

马未都：对，很公道。

马家辉：除了老师的公道，我说生命很公道，你可能说真的是演技那方面被限制了，被抹杀了，它转到你的口才，可能你假如我跑去演戏，你口才没有那么好，因为我这样说，我就想到我不晓得可能香港情况吧，我偶尔也会当主持，一些香港的明星。

大家都知道，在香港当明星的活动的主持是最累的，一般明星不会讲话的，累死你，大家经典，不是我幕后来说坏话，比方说去访问周润发最累的，你问他发哥最近在拍什么戏，他通常回答是一样一定是这样，最近我拍什么戏？最近在拍喜剧，发哥在拍什么喜剧，我在拍什么喜剧，我在拍王晶的喜剧。

很累的，你知道吗，他一定要重复你的问题，争取那两秒来讲，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主持过那个，好，说名字了，梁朝伟那一集明星的活动也是很累，谈梦想，伟仔伟哥有什么梦想，他们永远回答这是一句话，我的梦想世界和平，没了没了。

不像蒋老师这样滔滔不绝了，我后来我听一些当制片的朋友说，他说没办法，因为这样训练，在香港那个媒体发达，经常访问就是问这些问题，怎么样交女朋友没有了，有跟没有，有没有外遇，有跟没有，他们习惯了。

在娱乐版，媒体的娱乐版的应对，就是这样应对。

窦文涛：对，这绝对是香港人，咱们内地人不会那么说的，我发现香港市民都这样，你过年你来问他有什么愿望，世界和平，就是世界和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关心国际问题。

马家辉：对啊，就是完全就是一句，那我们当主持人很累，当他只讲一句的话，我们就要补回20句那样，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宁可梁朝伟，像周润发，周润发还比他多一句，还会重复你的问题，我有什么梦想，世界和平这样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，你说那个初心本能的那个问题，但是再一个，毕竟是成年人，我觉得所谓找回那个童心，它还有一个就是你后天自己的这种熏陶，又会给你带来一些个情怀。

你比如说我就很早，我有个印象，我就觉得雯丽当演员，肯定是这个能够焕发出那种激情，她就是因为我觉得她心里有诗情画意，你某种程度上讲，她有文人的情怀，你看我一直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一些朋友在北京后海划一条船，我忘了是中秋节还是什么什么节在划船。

你看这个雯丽一到了这个景，我记得马上就整段的给我们背，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，我觉得像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，就是你看，就往往她有这种像李白的一样的，这个是跟后天的这种文学兴趣有关的。

马未都：也跟那个时代有关，那个时代文学情怀是第一情怀。

蒋雯丽：是是是。

马未都：你现在那好多片，那我从头看到尾，那哪有文学情怀，根本就没有。

窦文涛：是。

马未都：对不对？因为说人家电影不厚道，我那时候不是有时候做个脱口秀什么的，有的电影我是逼迫得看，因为我是这样，没看过的电影，我绝对不能发表意见，因为对人家劳动不尊重嘛，而且这个电影如果再上线，我说话一定是好话，下了线就是跟商业无关了，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的去探讨这个问题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别挡人财路。

马未都：对，那么有的电影，电影你不能让我下决心去看的时候，就是以最大的善意，最大的耐心看不完，看不完走了，走了以后觉得这事不怨别人，怨自个，自个儿不行，落伍了吗？再去看一遍，那你想得下多大决心去把这个电影要看完，不过还是看不完，就是说实在我不能容忍就是，他拿我不当人，你明白我这个意思。

我觉得他们在骗我，完全没有，但是人家告诉我这个电影票房很高，那我就有问题了，那我说，那现在电影变得是没有标准。那在中国，不论是哪个导演，甭管大导演中、中导演、小导演，今天你谁也敢说你一定是胜券在握的，这个电影一定是好的，一定有所谓好就是这个文学性，专业的看着都很好，又有票房，这谁也不敢说了今天。

今天这个电影，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，也就是被裹挟着，有些有情怀的电影还去看看，要不然我就看那纯粹特乐的电影。

窦文涛：那你比如说雯丽，我问你一个这个适应现实的问题，假如说有人跟你说，有很大一笔钱，但是这个戏也不怎么样，甚至于你一天你的戏就拍完了，你这种情况你怎么选择，你会干吗？

蒋雯丽：我通常我不会愿意干这种事。

马未都：它钱你很难，我理解这种事，但是这里最怕的是还夹杂一人情，你就特难办，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那我也是，有人说这不就是钱的事，我说这还真不是钱，它还架不住来一熟人。

窦文涛：对，没错。

马未都：来一熟人呢，你要欠这熟人半份儿人情，这事你就特难办。

窦文涛：一个熟人一个坑，好好好，谢谢雯丽，我们熟人不是坑，是吧？

蒋雯丽：你也是坑。

END